

# M

ALFRED HITCHCOCK'S MYSTERY STORIES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3

## 幽灵猴

棺木上闪出一只幽灵猴，个数不断增多，  
围在我的身边，让我……

另外……

伦敦狩猎谋杀案  
天使粉  
对一条狗的跟踪

新华出版社



ystery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谭帙浩 译

[美]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

3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3/美国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 谭  
帙浩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8

ISBN 7-5011-6235-2

I. 希… II. ①美…②谭…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257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2-1293

本书由美国 Penny Publications LLC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3

(美) 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 编

谭帙浩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33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235-2/I·362 定价: 9.80 元

# 目 录



## 伦敦狩猎谋杀案 ..... (1)

如果你有仇人的话，千万不要像时钟一样准时。

## 天使粉 ..... (42)

你只需要杀死自己的爱人，剩下的就是自杀……

## 哈里的悲伤 ..... (65)

我就快要死了，但死之前，我想知道是谁害的我，为什么要害我……

## 幽灵猴 ..... (112)

……棺木上闪出一只幽灵猴，个数在不断地增多，围在我的身边，让我……

## 迟到的真相 ..... (121)

他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当他回来时，头发全白了。可怕的梦境灵验了……

# CONTENTS



**关于卡尔·司徒波尔的事实** ..... (132)

……这个故事完全符合莱昂对完美谎言的要求，  
因为其中没有一句真话……

**对一条狗的跟踪** ..... (149)

我被一位客户雇去跟踪一条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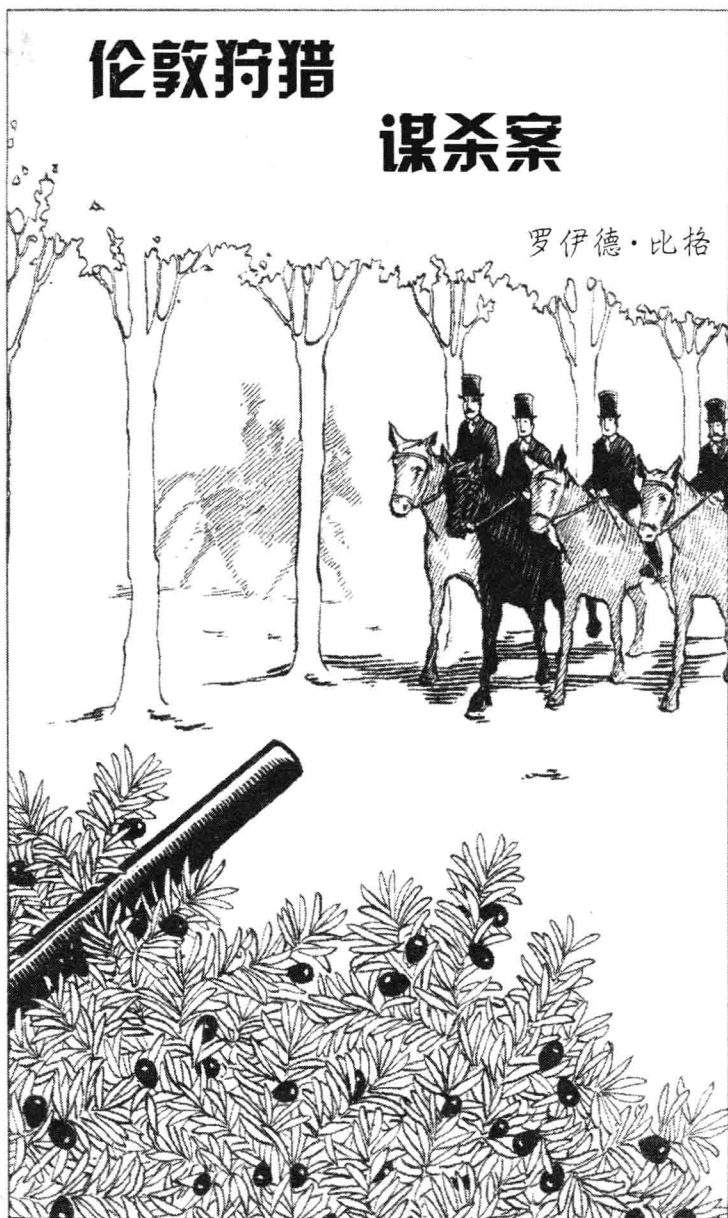
**田纳西的同伴** ..... (163)

如果有人，成天四处漂泊，他要做的事是回家；如果他状况不佳，不能回家，他最好的朋友能做的事就是——带他回家……

# 伦敦狩猎

## 谋杀案

罗伊德·比格



那枪声听起来像一声闷炮。

我们当时正驾车行驶在海德公园的马道上，向着与洛顿道相邻的海德公园的狩猎角前进，洛特马道是一条很有名的马行道。这是1905年秋天一个明媚的早晨。马道上挤满了装饰华美的马车以及全副武装的马匹。不过公园里并没有一丝冬季即将到来的迹象，树木仍然葱郁茂盛。

萨拉·范妮小姐骑着一匹马，马匹和马车都是托马斯·托米基爵士的财产，他是伦敦最有名的医生之一。这马车是他平时出诊用的，所以与马道上其他马车相比，装饰得比较简单。不过拉车的两匹马却是他刚刚才买的，他非常引以为傲，所以迫不及待地邀请萨拉小姐来试试这两匹马。

我叫科林·科瑞克，是萨拉小姐的助手，或者说是秘书，或者说是侦探助理，这依她当时的需要而定。而那天早上我和托马斯爵士手下的一个穿着制服的仆人一起担当着马夫的角色。在马车上，最不舒服的地方莫过于马车后面车夫所坐的位置了。当马车快到达车道尽头的时候，我觉得浑身抽筋，难受极了。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是把这话说了出来，结果引得另一个马夫一路上一直带着轻蔑的眼神看着我。



不过萨拉小姐和托马斯爵士却非常惬意。萨拉小姐骑着马，两人愉快地交谈着。显而易见，托马斯爵士的新马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骑马对她来说是真正的享受。

突然从树丛中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奇怪的枪声。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枪声，一时间竟然反应不过来，不过萨拉小姐马上拉住了马缰，把马停在了马道的一边，大声把托马斯爵士的马夫叫了过去，让他看管好马匹。然后以极不淑女的姿势向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跑去，为了方便起见，她把自己的裙子提起来了好几英尺，这的确是不太雅观。托马斯爵士跟在她的后边。一时间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朝洛顿道跑去。

在马道上展览的是马车和马匹，而到了洛顿道上，展览的却是人。衣着翩翩的男骑士们穿着高领的黑礼服，打着领结，带着丝帽。他们的裤子看起来太紧了，不过这正是当时的潮流。而女士们当然都是采用侧骑的方式，她们穿着专门的骑马服，大部分都是黑色或墨绿色。紧身上衣有一个小小的后摆，前面的排扣一直扣到了喉咙那儿。露出时髦的白色领子和袖口，脚上穿着油光锃亮的长靴，而男式的丝帽也是必不可少的行头之一。只有一些更为大胆的人才会选用其他的颜色，从隐藏着马甲中露出一丝红色。

一群如此打扮的骑士已经下了马，正在帮助一位似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的人。就在我们向那儿靠近的时候，更多人骑着马过来了，还有一些人正在散步，欣赏着公园的景色。他们都聚拢了过来，想看看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马上摔下来的那个人躺在地上，一只脚仍然挂在马镫上。

他的丝帽已经被一匹马踩扁了。

这些围观者似乎没有发现事态的严重性。我也没有，直到看到了摔下来那个人的脸部。这是一张很英俊的脸，一丝卷发不经意地落在额头上。我马上认出了他，查尔斯·多曼——谢





汉姆伯爵。他看起来已经生命垂危。而凑巧的是，萨拉小姐，全英格兰最好的侦探正在案发现场！

托马斯爵士看了看情况，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而萨拉小姐给我下了另一条命令。我飞快跑回马车，拿出托马斯爵士的医药箱，多年从医的经历看来已经教会他，什么时候都别忘了带上这玩意儿，即使是在和一位他心仪已久的女士并辔共骑的时候。我把萨拉小姐的命令转下给了托马斯爵士的马夫，他立刻驾着马车执行命令去了，而我也赶忙跑回了洛顿道。事实上，我完全可以悠闲悠哉地走回去，因为摔下来的那位骑士已经死了，在所有人发现他以前已经死去了。

萨拉小姐把所有没事可做的骑士和散步的人聚集起来，围成了一道警戒线，以防有人进入事发现场。我把医药箱递给托马斯爵士，让他去检查死者，然后走到了萨拉小姐身边。

萨拉小姐把警戒线布置好以后，开始仔细观察马行道两边的灌木，我跟在她的后边看着，不过没有发现什么值得特别留意的地方。萨拉小姐把谋杀者可能藏身的地方指给我看，那是洛顿道上伯爵摔下马大约七十英尺的地方。

“这是他跪下来射击时膝盖留下来的印子。而旁边锯齿状的印迹是他在等伯爵过来时枪把靠在地上时留下来的。”

在简要的下达完让我测量距离的指令后，她回到了托马斯爵士的身边。当我将她需要的信息小心翼翼地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时，发现她正在和三个与伯爵一块来骑马的骑士交谈着。她想知道枪击发生时，他们所处的确切位置。她叫他们骑上马，退后一段距离，然后向她骑过去，就像他们在枪击发生时所做的一样，当然少了那位已经死去的伯爵。他们重复做了几次，萨拉小姐才感到满意。最后她转过身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莫尔警长那高大的身材和竖立着的胡须，警长不知道何时已经到了她的身后。



警长只知道有人——就是托马斯爵士的马夫——坚持要和他通话，他接过电话后，只听见有人急急忙忙地说：“萨拉小姐叫你马上赶到海德公园洛顿道来，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根据他以往的经历，警长知道千万不能忽视萨拉小姐的任何命令，所以他连忙赶来了，在途中他召集了几个手下。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看看萨拉小姐已经有了什么发现没有，所以他把例行的前期调查工作交给了助手。朝尸体的方向看了看，问道：“死者是谁？”

“谢汉姆伯爵。”萨拉小姐说。

警长吓了一跳。这正是他最讨厌的那一类案件，因为伦敦的报纸会密切留意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地进行报道，指指点点。

谢汉姆爵士查尔斯·多曼是英格兰最受欢迎的绅士之一。他富有，大方，英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游刃有余。他是主人们最喜欢的客人，而他举办宴会的邀请函就像国王的邀请函一样受到上流社会的青睐。他是英格兰最吸引人的单身汉，盛名在外。塞缪尔·约翰森曾经这么评价过戴文郡伯爵：如果他答应送给你一颗橡果，而恰巧这一年他的庄园里没有长出橡果来，他一定会去丹麦买一颗回来送给你。而这样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谢汉姆伯爵。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他的丑闻，所以很难想象究竟是谁想置他于死地。

我们走过去看尸体。子弹完全穿透了伯爵的胸膛，虽然有衣服遮盖着伤口，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子弹的口径非常之大。

“枪声听起来就像是特大号的捕象猎枪。”萨拉小姐说：“这表示凶手使用的可能是埃里（Eley）600 硝基弹药筒。口径60的子弹可是个大家伙。解开他的衣服，你会发现他的胸膛上有一个很大的弹孔，而背上也会有一个子弹穿出来的孔。如果



你能破了这个案子，你抓到的这个杀人犯一定是伦敦警察厅有史以来抓到过的最胆大心细的杀人犯。”

“为什么这么说？”警长询问道。

萨拉小姐将灌木丛中谋杀者跪下来开枪的地方指给警长看，同时将那三位骑士安排在伯爵被杀时候的位置上。

“捕象猎枪很可能会打中伯爵身后的那个人。所以凶手一直等到其他人骑到他的视线之外才开的枪，除此以外，他开枪的角度使得射出来的子弹会沿着树林前进，而不是沿着洛顿道前进，因为那样的话子弹射中的很有可能是下一批骑过来的人。我想我听到子弹在打中伯爵以前先打在了一棵树上，如果没有的话，冲力会推着子弹打中瑟潘泰东晨的另外一棵树，在那儿会误伤他人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警长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的笔记本，然后叫了一个手下过来将我的纪录抄下来。我本想告诉他自己去测量一下，但很显然萨拉小姐今天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合作。尽管如此，在她帮助警察做完简单的笔录后，我很礼貌地拒绝了做笔录的要求。“我只是个跑腿的而已。”我说。莫尔警长朝我皱了皱眉，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

在将谋杀现场交给警方处理后，我们回到了托马斯爵士的马车上，他的马夫已经将马车驾回到了我们离开时所在的地方。马夫和我各就各位，而托马斯爵士和萨拉小姐继续骑着马。不久就到了公园路，开始向萨拉小姐位于古诺特莫斯的住处进发，这也是我们的大本营。

当托马斯爵士离开我们回到所居住的哈利街进行每天固定的会诊以后，萨拉小姐马上命令仆人把她的马车准备好。我们驾车来到多诺弗侯爵克利弗·安斯第在公园路的住所。侯爵是萨拉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就像她的另一个父亲一样。他们关系非常之好，当侯爵听到萨拉小姐的声音时，连忙跑了出来，用

一个热烈的拥抱欢迎他。

他是一个相貌非常引人注意的老人，满头银丝，留着络腮胡子，从他那肥胖的身材可以看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他认为最高级的享受——吃吃喝喝中。他是我见过的极少数跨越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代沟，使平民在与他相处时同样觉得非常舒服的绅士之一。

侯爵让我们坐下后，开始问萨拉小姐：“你又碰到了什么案子？”

她把我们在公园里的经历告诉了他，侯爵听得目瞪口呆。

“查理多曼在海德公园里被人用一把捕象猎枪谋杀了！”他沉思道：“这真的是出人意料。如果他是在牌桌旁大获全胜后，被人用一把左轮手枪杀死了，我还可以说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不过在海德公园里被人用一把捕象的猎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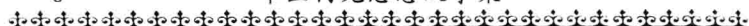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想问你的。”萨拉小姐说：“最近有人在牌桌上输给他很多钱吗？”

安斯第先生握起了手掌，想了一会儿：“在伦敦和他玩牌的人不多。”他最后说，“我听说他一般都是在英格兰北部他的住所与固定的一些牌友玩扑克，不过对这件事情我知道得不多。不过在伦敦，第一次和他玩牌输过钱的人是绝对不会再和他玩的。老手们都知道避开他。你想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吗？”

“好的。”萨拉小姐说。

侯爵摇铃让仆人取来了纸笔，写下了五个人的名字。

“查理是在美国呆着的时候学会的玩扑克，”他说：“他非常热衷于玩扑克。他对扑克着迷的程度与你父亲对纸牌着迷的程度不相上下。他喜欢玩暗底扑克。你知道这种玩法在英格兰并不流行，大家都愿意玩惠斯特桥牌或者是新式桥牌。他们不懂扑克，也不想学。我也是这样。查理总是很难找得到人陪他玩扑克。有时实在凑不齐足够的男士陪他玩扑克时，他只好说



服女士们和他玩。”

“我知道。”萨拉小姐说：“我就曾经和查理玩过几次扑克。”

“是吗？”侯爵看起来很感兴趣：“他有没有对你表示出别的兴趣？”

“别傻了。”萨拉小姐说：“我可比他大十岁，而且他从来没有对任何女士表示过别的兴趣。我看他属于那种最顽固的单身汉，大概只有在 65 岁的时候才会突然发现，像他这样一个世间少有的人物是有责任在死后为这个世界留下几个后代的。然后找来一个年纪只有他三分之一的女孩子结婚，生下一大堆小孩。他对我感兴趣的惟一一件事情是有一次在玩扑克时我让他上了一当。”

“他当然会对这个感兴趣。”侯爵颇有同感：“不过你的侦探才能给他的印象更深。这些年来，他一直津津乐道于你为他破的那个案子。”

“是那个失踪的牛奶的案子。”萨拉小姐说：“他的一个雇农偷偷经营着一个养猪场，偷他的牛奶去喂猪。他的方法没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是每次运牛奶时在车上多放上几个自己的罐子——不过我告诉他事情真相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吃惊。”

“他把这件事情和他所有的朋友讲了一遍又一遍。”侯爵说：“他总是把你比做是能够解决一切难题的女巫。不过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扑克上。在他看来，玩暗底扑克就像一场人生游戏。他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心理素质非常好，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叫牌是最合适的，所以他总是能一直赢到最后。”

“扑克和人生游戏可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萨拉小姐说：“在人生游戏中，你抓到什么牌就是什么牌。很不幸，我们不能像玩暗底扑克那样，扔掉自己不想要的牌，然后要求发新的牌，或者干脆扔掉整副牌，重头再来上一盘，我们只能依靠自



己手中的牌来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抓了一手臭牌的人是如何玩出一盘好牌的，而那些运气不错本来可以赢的人又是如何痛失好局的。查理·多曼的悲剧就在于他完全不知道在牌不好的时候应该怎么把这盘牌玩下去。”

“有道理。”侯爵十分同意，“他一直以来都是左右逢源。”

“他的过去怎么样？”萨拉小姐问：“有没有可能是很早以前结下的宿怨，只是到现在才爆发出来？”

侯爵又沉思了一会，“我想你是想问他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错事，或结下了什么仇敌。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说到他的父亲老公爵的话，我倒是听说过不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的父亲、兄弟、丈夫或者未婚夫对他恨之入骨。如果他在海德公园被人谋杀了，无论是用捕象猎枪，还是石弓，甚至是大炮打死了，都不会有人感到惊讶的。至于查理是否曾经欺负过什么女人，我倒是从没听说过。”

“查理很少树敌，倒是有很多人死心塌地地追随他——当然除了那些和他玩过扑克的人。不过，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否则也不会再陪他玩下去了。我从没听说过有谁会想杀他。你看起来和我一样摸不着头脑，科林。这个案子有什么让你感到奇怪的地方吗？”

“我在想究竟什么样的凶手会想到在海德公园里用一把捕象猎枪向他的目标下手，先生。”我说：“地点和凶器都很奇怪。”

“当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捕猎者。”萨拉小姐不耐烦地说道：“大部分凶手根本不会想到使用这样的凶器。伯爵的朋友中有谁经常打猎吗？”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侯爵说：“不过可能不会太多。查利认为打猎是一种有悖天理的行为，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狩猎活动。他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十分偏激。在他住所附近没有猎

场，就是因为他非常反对打猎。如果凶手真的是他的敌人或对手，而这个人同时又是个捕猎者的话，在他扣动扳机的时候已经暴露了自己。萨拉，你为什么要打听查理的事情呢？警方很快就会破了这个案子的。洛顿道挤满了骑马的人和马车，肯定会有很多人注意到有谁带着一把捕象猎枪的。也许现在警察已经找到了他。”

“也许吧。”萨拉小姐说：“不过我们的警察很少有能够马上破案的时候。他们总是有办法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

我们告别了侯爵，驾车去谢汉姆伯爵位于比克迪利豪华的老房子。伯爵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这幢房屋，里面一应俱全，但他只在社交季节或者偶尔到伦敦游玩时才住在这里。

我们发现仆人们对这一噩耗感到非常吃惊和悲伤。他们都认识萨拉小姐，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回答她的问题，不过因为伯爵很少呆在家里，他们对于他在伦敦所结识的人了解很少，他们完全不知道究竟是谁会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伯爵没有敌人，他们说，每个人都喜欢他。

“他每天都去公园骑马吗？”萨拉小姐问。

“当他在伦敦时是这样的，就像时钟一样准时。”管家说：“除了星期天，无论下雨还是天晴，他每天早上都是十点整离开家。”

我们谢过他。

“在这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当我们驾车离开时，萨拉小姐说：“如果你有仇人的话，千万不要像时钟一样准时。不过不管仆人们说什么，伯爵至少有一个仇人。”

“你想仆人们会知道些什么吗？”我问道。

她摇了摇头。“如果那个仇人是很早以前就结下的。那么伦敦的这些仆人或者像侯爵这种从来没有去过他在乡下住所的朋友是不会知道的。这件案子牵扯到的背景看来比莫尔警长所



希望的要复杂得多。”

“我要不要回到海德公园，看一看凶手逃跑的路线？”我问。

“警察现在可能正在那儿做这件事情。你们会互相干扰的。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从福利特大街开始。”我不明所以地瞪着她，“警察是不会想到这种方法的。”她解释道。

这种方法除了萨拉小姐以外，是不会有别人想得到的。我问道：“福利特大街和谢汉姆伯爵会有什么联系呢？”

“伯爵是伦敦《每周镜报》的出资者，这份报纸总是对当前的一些时事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也会有长篇累牍的小道消息。伯爵实际上是一个严厉的卫道者，他经常会把朋友或者他们家人所犯的一些小错误公诸于众。所以他的报纸激怒了很多。问题是是否有其他人知道他和这家报纸的联系？”

“我们该从哪儿下手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最近报道的一些事情，看看他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我们先回到了古诺特莫斯，萨拉小姐把安斯第侯爵写下的经常和伯爵玩扑克的人的名单交给了两个仆人，里克·沃华德和查尔斯·图珀，这两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侦探。萨拉小姐让他们找出名单上列出的人在伯爵被谋杀的时候都在什么地方。

在安排好这一切后，我们驾车向福利特大街出发了。

从16世纪开始，福利特大街就已经成为了印刷厂和出版公司密集的地方，但到了1905年，这里不再是出版行业的中心。不过在这个工作日的下午，这里看起来还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这里挤满了由马拉着的公共汽车，从车身上的颜色可以看





出它们各自的目的地——蓝色的是开往滑铁卢桥的，白色的是开往利物浦大街的，而绿色的是开往怀特切普的。偶尔会有一两辆巨型汽车轻而易举地超过这些不堪重负的马匹。人行道上挤满了各色男男女女：女打字员、办公室杂役、编辑、记者、作家和艺术家们接踵摩肩，行色匆匆地走着。高耸然而狭窄的门面上用鲜艳的颜色写着各种报纸或杂志的名字。在这些房屋的上方，卢德盖特山的顶端耸立着圣保罗大教堂灰色的圆屋顶。

就像伦敦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福利特大街上，阻挡不住的社会前进的步伐正在磨灭着历史遗留下的痕迹。不过谢汉姆伯爵的小报纸似乎没有受到时代发展的任何影响。它的大门设在了一个拐弯抹角的地方，写着报纸名称的铜牌大概在装上去以后就没有人擦过。台阶是两级两级一段的，当我们爬到第三楼的时候，我对伦敦《每周镜报》究竟能否引起别人的敌意开始感到怀疑。因为一个这么难找的报社显然是不会有太多读者的。

报社编辑刚刚得知伯爵的死讯，感到非常吃惊。他身材肥胖，已经开始秃顶了。他长着一副天生笑呵呵的模样，当然这是指在平常的情况下，而现在他的脸上充满了忧虑。对于一个刚刚失去经济靠山的人来说，会有这样的表情无疑是正常的。当萨拉小姐解释了自己的来意后，他摇了摇头。他确定自己的报纸最近没有刊登过会把人激怒到成为杀人犯的内容。不过如果我们想自己看看的话，他可以……

他把我们安排到一个拥挤的小房子里，面前堆满了几年以来的伦敦《每周镜报》。我们把这些报纸分开，开始了搜索工作。在埋头看了几篇文章后，我往后坐了坐，带着疑问的眼神望着萨拉小姐。

“就算这些报道真的会激怒某些人，让他们去杀人——我